



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

龔敏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研究員

內容提要

楊爾曾(約1575-?)，字聖魯，號雉衡山人，明浙江錢塘人。曾編著《東西晉演義》、《韓湘子全傳》小說兩種，流傳頗廣，亦為近當代小說研究者所熟悉。除此以外，楊爾曾尚有繪畫、地理及宗教方面等編著，刊刻精美，頗為時人所稱許。然而，目前學界對於楊爾曾的認識與研究，一直停留在兩部小說上。其實，目前知見楊爾曾編輯、出版了略有十餘種書籍，學術界於此缺乏全面性的著述與論文專門探討。有見及此，本文乃就所見文獻書目及相關研究論著，對楊爾曾之編撰與刊刻進行全面性的考述工作，以補全學界對楊氏的認識與研究之不足。

關鍵詞：明代、楊爾曾、出版家、小說家、錢塘、刊刻



Research on the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Works of YANG Er-zeng

Kung Man

Associate Research Coordinator,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YANG Er-zeng (about 1575-?), courtesy name Shenglu, pseudonym ZhiHeng ShanRen, born at Qiantang, Zhejiang Province in Ming Dynasty. He compiled two novels *Roma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Han Xiangzi* which once were popular and are known by modern novel researchers. Besides that, Yang also has some compilation on painting, geography and religions, which are delicacy and were highly praised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 research about Yang has been confined in two novels only till now. There are over ten book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Yang. No comprehensive works or papers about that appeared yet.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bibliography and research works, this paper will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ose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works so a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list about Yang and his great achievements.

Keywords : Ming Dynasty, YANG Er-zeng, Publisher, Novelist, Qiantang, Printing



一、前言

楊爾曾(約 1575-?)¹，浙江錢塘保安坊羊牙蕩人²。原名爾真，萬曆二十二年甲午(1594)改名爾曾³，字聖魯，號

¹ 關於楊爾曾生卒年，本文訂定為(約 1575-?)，詳見楊爾曾：〈紀刻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事〉，《出像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詹氏西清堂刊本)，以及下文第二節《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一書之考述。王崗(Richard G. Wang)曾將楊爾曾的生年定為 1573 年，卒年約 1623 年，然未交待由來。詳參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 年 11 月 10、11、12 日)，頁 367。

²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三冊「保安坊二·羊牙蕩」條曰：「明之人物有楊爾曾一人。」又引《武林坊巷全圖》作「羊衙蕩」，丁丙考證曰：「楊衙今訛作羊衙。國朝凡繪省城坊巷圖者，俱於楊衙蕩之旁繪一直線，而未悉地名，不若里人之猶呼楊衙弄也。姑以羊牙蕩之名較著而仍之。」詳參丁丙：《武林坊巷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3 月)，頁 613。是「羊牙」原作「楊衙」，清末訛作「羊衙」，俗呼為「羊牙」。明萬曆期間楊爾曾刊刻書籍時，仍稱為「武林楊衙夷白堂」，是地名當時仍未混淆。詳見西川寧、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書畫集成》第五輯《圖繪宗彙》(東京：汲古書院，昭和五十三年〔1978〕三月，影印日本元祿十五年(1702)九月京都唐本屋吉左衛門等刊本)。然有學者將地名的「楊衙」誤判為人名，並說「楊衙為楊爾曾認可的繼承人」，則屬於過度的猜測之辭了。詳見賴思好：《〈仙媛紀事研究——從溯源到成書〉》第三章〈《仙媛紀事》的成書及撰錄者楊爾曾〉(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2009 年 7 月)，頁 74。

³ 詳見楊爾曾：〈紀刻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事〉。



雉衡山人⁴、臥遊道人⁵、雉衡逸史、六橋三竺主人等⁶，知見

⁴ 楊氏編著的《仙媛紀事》、《圖繪宗彝》、《新鐫東西晉演義》等書，均題「錢唐雉衡山人」。詳見楊爾曾：〈書《仙媛紀事》後〉，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編彙》第一輯第九冊《新鐫仙媛紀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11月，影印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1602〕草玄居刊本），頁651；楊爾曾〈敘《圖繪宗彝》〉，西川寧、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書畫集成》第五輯《圖繪宗彝》，頁186；楊爾曾：〈《東西兩晉演義》序〉，《古本小說集成》第381冊《東西晉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據北京圖書館、中國藝術研究院傅惜華舊藏等兩種影印），頁10。考楊爾曾以「雉衡山人」為號，而錢塘實無此山。楊爾曾幼時曾隨父宦於潁地（詳見下文《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一書之考述），而雉衡山即在河南，楊氏以此為號，頗有紀念幼年生活所見之意。王崗從《韓湘子全傳》中的白鶴故事以及楊爾曾作為淨明宗教的信仰者，認為「對楊爾曾而言，雉衡山是座白鶴得遇仙人點化而悟道的聖山。這就可能是楊爾曾為何用『雉衡山人』作為其別號的原因。」詳參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頁367-368，註文6。

⁵ 詳見楊爾曾：〈序刻《海內奇觀》〉、〈《新鐫海內奇觀》凡例〉，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721冊，《新鐫海內奇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夷白堂刊本），頁346、348。

⁶ 詳見楊爾曾在〈《東西兩晉演義》序〉文末，鈐有「雉衡逸史」、「六橋三竺主人」印二枚。見《古本小說集成》第381冊《東西晉演義》。「六橋」，有二說，一為杭州西湖外湖蘇堤六橋，分別為：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跨虹，為宋蘇軾所建；二是西湖里湖之六橋：環璧、流金、臥龍、隱秀、景行、濬源，明弘治間杭州知府楊孟瑛所建。楊爾曾自號「六橋」，不知所據。「三竺」，浙江杭州天竺山有上、中、下天竺寺，合稱三天竺，簡稱「三竺」。除此以外，疑楊爾曾亦以「煙霞外史」、「泰和仙客」、「泰和堂主人」等名號為其刊行之書籍擬撰序言文字等。詳見下文考述。



有以堂號草玄居⁷、夷白堂⁸、武林人文聚、泰和堂⁹等編撰刊行書籍多種。有「行兄弟」楊爾賢，亦明浙江書坊玉鏡堂主人，曾刊《太玄經》八卷附《說玄》一卷《釋文》一卷¹⁰。」

較早關注楊爾曾生平與編刻書籍狀況的，是著名學者鄭振鐸(1898-1958)：「楊爾曾自號雉衡山人，所輯書不少，有《仙媛紀事》，《楊家府演義》及《韓湘子傳》等，殆為杭地書肆主人，或代書肆集書者之一人。¹¹」鄭氏於此對楊爾曾的名號作一清楚的說明，並謂楊氏「所輯書不少」。儘管，鄭振鐸此處誤以《楊家府演義》乃楊爾曾編撰¹²，並遺漏了《東西晉演義》等書。然而，卻較早指出了楊爾曾可能是杭州的「書肆主人」或「代書肆集書者之一人」。

目前學術界已經普遍確定楊爾曾是明代錢塘書肆主人，並編著了《仙媛紀事》、《圖繪宗彝》、《海內奇觀》、《韓湘子全傳》、《新鐫東西晉演義》等書。其中尤以《韓湘子全傳》、《新鐫東西晉演

⁷ 草玄居，見於《仙媛紀事》、《狐媚叢談》版心及《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卷一版心下。

⁸ 夷白堂，見於《圖繪宗彝》版心下；《海內奇觀》則見於〈《新鐫海內奇觀》凡例〉末署名及版心下。

⁹ 關於楊爾曾以「武林人文聚」、「泰和堂」為名刊行的書籍，請見本文第四節之考述。

¹⁰ 王重民說：「明浙人楊爾賢字聖求……明萬曆間錢塘有楊爾曾，字聖魯，則爾賢、爾曾當是兄弟行。」參見氏著：《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頁281。

¹¹ 參見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海內奇觀〉，《西諦書話》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10月)，頁327。

¹² 因為鄭振鐸關於楊爾曾編著情況的論述文字產生較早，以致後來有學者在編撰提要時，亦誤以為楊爾曾編撰有《楊家府演義》一書。詳見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編彙》第一輯第一冊《提要與總目》，頁12。



義》小說兩種，為海內外小說研究者所熟悉¹³，其餘三種仍然有待深入論述和研究¹⁴。

雖然，自明萬曆至民國以來，圖書典籍屢經兵火、禁毀。但是，仍有大部份書籍因有志士仁人護持、翻刻印行，又兼海外諸國士人歷年刻意購藏，致使文化典籍星火不絕。因此，楊爾曾作為明代刊刻書籍重地之一——杭州¹⁵的其中一位書肆主人，其編

¹³ 兩部小說中，《東西晉演義》的研究，目前知見僅有龔敏：〈《東西晉演義》與《東西兩晉志傳》關係考〉，《東華人文學報》第十二輯（臺灣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2008年1月），頁145-166；《韓湘子全傳》的研究最多，知見有陳麗宇：《韓湘子研究》（臺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方勝：〈評道教小說《韓湘子全傳》〉，《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2期），頁192-205；王若、韓錫鐸：〈《韓湘子全傳》探源〉，《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2期），頁206-216；臧子厚：〈《韓湘子全傳》漫議〉，《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第1期），頁119-129；宋珂君：〈《韓湘子全傳》的情節模式與佛傳故事淵源辨析〉，《明清小說研究》（2000年第3期），頁159-169；吳光正：〈道情曲目筆祖《韓仙傳》及其傳播考論——兼談學界關於元明兩代小說、戲劇的文學史建構〉，第一屆與第二屆「中國詩歌與音樂關係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2002年，頁367-377；王莖：〈《韓湘子全傳》與道情〉，《中國道教》（2009年1月），頁52-55；咎紅宇：〈清刻本《韓湘子九度文公全本》（道情全傳）簡論〉，《滄桑》（2009年第1期），頁244-245；臧子厚：〈《韓湘子全傳》所反映的社會心理與宗教意識〉，《明清小說的文化審視》第十三章（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12月），頁360-372。

¹⁴ 目前僅見《仙媛紀事》一種有人撰文研究，詳見賴思好：《〈仙媛紀事〉研究——從溯源到成書》；梁詩燁：〈《仙媛紀事》初探〉，《名作欣賞》（2009年10月〔中旬〕，總第301期），頁34-37。

¹⁵ 明人胡應麟說：「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金陵也，燕市也，閩闈也，臨安也……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詳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甲部「經籍會通四」，（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10月），頁55、56。



纂刊刻的書籍，似不應僅有以上五種而已¹⁶。此外，學術界對於楊爾曾的生平事跡，仍然欠缺清晰的了解¹⁷。筆者在2008年發表的〈《東西晉演義》與《東西兩晉志傳》關係考〉一文中，對於楊氏生平，亦僅略略置語云：

楊爾曾是一個「仕路猶賒」的文人，而在他修訂《東西晉演義》時已「顛毛種種」，年歲應該不輕。從現存由楊爾曾編修的兩部小說來看，他應該在萬曆、天啓間從事編修小說的活動，當為明末人。¹⁸

受限於時間、材料等條件，當時僅對楊爾曾的生平作簡單論述。然而，過去一年多來，對於懸而未決的楊爾曾生平與刊刻等問題，一直念茲在茲。緣此，本文藉由是次南華大學文學系舉辦「2009明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機，據目前可知可見的文獻和研究材料，對楊爾曾的刊刻作一整理與綜合考述，希望有助於學界認識這位明代小說家兼杭州書肆主人，並祈請與會專家學者予以指正。

¹⁶ 王崗指出楊爾曾「所刊刻的書籍現存十二種」，但是卻未曾列出詳細書目。詳參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頁367。

¹⁷ 如《中國文學大辭典·作家·楊爾曾》條即云：「明小說家、出版家。字聖魯，號雉衡山人，又號夷白主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約生活於萬曆、天啟時期。著有小說《東西晉演義》、《韓湘子全集(傳)》，刊刻過《海內奇觀》、《圖繪宗彝》等書。其餘生平事跡無考。」詳見錢仲聯、傅璇琮、王運熙、章培恒、鮑克怡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頁961。

¹⁸ 詳見〈《東西晉演義》與《東西兩晉志傳》關係考〉，頁151。



二、楊氏草玄居的編撰和刊刻

明代書肆主人往往會以不同堂號刊刻書籍，如建陽著名書肆主人余象斗，即曾以雙峰堂、三台館名義刊行書籍¹⁹。據目前知見，楊爾曾亦存在以不同堂號刊行書籍的情形。其中楊氏草玄居²⁰刊行的書籍，據《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一書著錄，計有：楊爾曾輯《新鐫仙媛紀事》九卷《補遺》一卷；題憑虛子《狐媚叢談》五卷；題晉許遜《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十五卷；元徐天祐(祐)²¹《吳越春秋注》十卷²²等四種。以下就楊氏草玄居編撰刊刻的書籍，略作考述如下。

¹⁹ 據陳大康考證，「雙峰堂」是余象斗的父親余孟和的堂號，因為「余象斗既要推出自己的館名，但又不可拋棄父親的堂號，於是一個書坊便有了兩個名號。」詳見陳大康：〈關於熊大木字、名的辨正及其它〉，《明清小說研究》(1991年第3期)，頁164。

²⁰ 周蕪推測「夷白堂是他(楊爾曾)在杭州主持的書坊，草玄居或為在蘇州的分店。」詳見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頁65。周氏此處的推測之言，未見舉列任何文字證據，姑存疑待考。

²¹ 「祐」，當作「枯」。〈吳越春秋序〉署名「徐天祐受之」，《詩經·小雅·信南山》云：「曾孫壽考，受天之祐」，徐氏之名天祐字受之，當由此來。苗麓《吳越春秋·序》謂：「『徐天祐』，弘治本、萬曆本均作『徐天祐』，誤。」詳參漢趙擘撰、元徐天祐音注、苗麓校點、辛正審訂：《吳越春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頁3。

²² 詳參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2月)，頁417。



(一)、《新鐫仙媛紀事》

此書刊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楊氏草玄居刊本，原書未見。今有一九八九年《中國民間信仰資料編彙》影印該館所藏草玄居本行世。此書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單魚尾，版心下方刻有「草玄居」。正文前有「真實居士馮夢禎開之題」〈敘僊媛紀事〉、次有「虎林次星邵于嶠」〈仙媛紀事序〉、又次「虎林沈調元理之父」〈讀仙媛紀事〉，末有楊爾曾「萬曆玄默攝提格(萬曆三十年〔1602〕)仲秋望後七日」〈書仙媛紀事後〉。書正文九卷，補遺一卷，採錄先秦至明嘉靖、萬曆間一八八位女仙故事彙集成書，並有徽州新安名刻工黃玉林雕刻之插圖三十三幅²³。鄭振鐸在《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中曾評此書之插圖曰：「像《仙媛紀事》，刻於萬曆三十年(1602年)的，其插圖是那樣的細致精工，可與《古列女傳》、《女範編》同成爲不朽之作。²⁴」可見書中插圖在明人版刻中屬於上乘之作。

(二)、憑虛子《狐媚叢談》

上海圖書館藏有明草玄居原刊五冊五卷本，未見²⁵。臺灣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續編》一九九〇年曾據日本藏本

²³ 此書之內容與結構等問題，可參賴思好：《〈仙媛紀事〉研究——從溯源到成書》第四章，頁106-124；梁詩燁：〈《仙媛紀事》初探〉，頁34-37。

²⁴ 參見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鄭振鐸全集》第14卷(石家莊市：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頁328。

²⁵ 據《浙江歷代版刻書目·明代書目》：「《狐媚叢談》5卷，題明憑虛子撰，萬曆三十年(1602)錢塘楊爾曾草玄居刊本，上圖藏。」詳見《浙江省出版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浙江歷代版刻書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頁115。



影印出版，書名作《狐媚叢談》²⁶，「藜」、「叢」為異體字，今人多用「叢」字。此本五卷，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版心下刊有「草玄居」三字²⁷，有圖三十幅²⁸。全書蒐集先秦至明萬曆間狐狸故事，計〈卷一〉三十二篇、〈卷二〉三十一篇、〈卷三〉十三篇、〈卷四〉三十一篇、〈卷五〉二十三篇，合計目錄後〈說狐〉一篇，共一百三十一篇。惜此本目錄編次混亂，文字漫患不清，疑是後人據楊氏草玄居本補刻重印而成。

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著錄《狐媚叢談》云：「明代志怪小說集。墨床子撰。《千頃堂書目》小說類著錄，一卷。原書已佚。未見佚文。觀書名當為狐媚一類怪異故事。墨床子其人

²⁶ 此影印本末有日本江戶時代著名儒學家、漢學家林羅山之題跋云：「《狐媚叢談》全部五卷，藏在秘府。余因曝御書就而僦寫之，且加硃句訖。壬申七月十二日 羅山子」，詳見憑虛子：《狐媚叢談》，《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續編》第四輯「靈怪·神仙妖魅」影印本（臺北：天一出版社，1990年）。若《浙江歷代版刻書目》著錄不誤，《狐媚叢談》果真刊成於萬曆三十年（1602），則於崇禎五年前（1632）已傳入日本「秘府」，而林羅山又於日本寬永九年（1632）手抄全本，足見當時中國圖書傳播海外速度之快。馬興國謂林羅山「曾譯有怪異小說集《妖女集》、《狐媚抄》，據傳尚編有《仙鬼狐談》三卷（佚失）……現內閣文庫尚藏有林羅山手寫的《狐媚叢談》……。」詳參馬興國：〈《平妖傳》在日本的流傳及影響〉，《日本研究》（1988年第4期），頁73-74。《狐媚抄》疑即林羅山據《狐媚叢談》譯成日文，至於《仙鬼狐談》是否曾引錄《狐媚叢談》的文字，仍有待考查。

²⁷ 此書並非每葉均刊有楊氏「草玄居」堂號，疑此書後又經其他書商配版補刻刊行。詳見憑虛子：《狐媚叢談》，《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續編》影印本。

²⁸ 全書總計圖三十幅，惟第二冊末有一圖與卷三〈白狐搗練石〉之配圖相同，故扣除重複，有圖二十九幅。



未詳。²⁹」寧氏一九九六年出版《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一書時，或未知見上海圖書館藏原刊本及台灣天一出版社影印日本藏本，尚可原諒。然而，在二〇〇五出版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一書中，卻僅將《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原文挪移，更換次序，刪改數字，並且仍然斷言此書「已佚」，則可見多年來，寧氏對於《狐媚叢談》一書仍欠缺適當的關注。

此外，寧氏謂此書乃「墨床子撰」，誤。檢閱原書，「墨床子」實為「墨尿子」之誤。據篇首墨尿子所撰〈狐媚叢談小引〉云：「狐為媚也，齊諧聞而志之。憑虛子□(藜)而傳之，以為談助。³⁰」則是書實為憑虛子編纂而成，撰者殆非撰寫〈小引〉之墨尿子。王崗說：「楊爾曾以墨* *子(Meichizi)為筆名編撰並在草玄居刊刻了《狐媚叢談》。³¹」「墨」音「mei」，「尿」音「chi」，「墨尿」即狡詐、無賴之意，出自《列子·力命》。翻閱此書收錄的狐狸故事下限在明萬曆年間，與楊爾曾一生的活動時間亦吻合。儘管，目前沒有證據證明此書不是楊爾曾「編撰」。然而，此書除了標舉「草玄居」外，亦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是楊爾曾編撰。貿然地將撰寫〈狐媚叢談小引〉的「墨尿子」視為編纂者——楊爾曾，似乎有失妥善公允。在無任何證據證明作者身份的前題下，還是根據原書定為「憑虛子」最為妥當。

²⁹ 詳見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明代志怪類·狐媚叢談條》（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12月），頁227。寧氏後來又將此條內容的文字次序更置，修改一卷為五卷。詳見朱一玄、寧稼雨、陳桂聲編著：《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文言部份·狐媚叢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2月），頁343。

³⁰ 詳見憑虛子：《狐媚叢談》，《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續編》第四輯「靈怪·神仙妖魅」影印本。

³¹ 詳參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頁368。



(三)、《許真君淨明宗教錄》附《歸一內經一卷》

此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十五卷》附《歸一內經一卷》云：

六冊（北大）明萬曆間刻本〔八行二十字（20.7×12.4）《內經》十行二十字（21.1×12.4）〕

卷一題：「弟子楊爾曾校書。」《淨明歸一內經》題：「南畿水晶子撰，星邑陳堯鄉錄，書林詹易齋梓。」卷末題：「皇明萬曆甲辰金望月，南畿宛陵涇川淨明忠孝後嗣上帝詔封九天都大使管事學仙童趙一明，俗名善爲，號自然，字水晶子謹譔，今在江西南康府廬山黃岩洞新建許君萬壽宮刻行。」其餘各卷書名及題銜頗不一律，蓋因是書爲雜輯許真君著作，及後人所作有關於真君之事蹟而成。如卷二《許真君傳》爲白玉蟾撰，卷三至五《許真君八十五化錄》爲施岑編次，是也。其內容或類道經，或類小說。世行有關於許旌陽之小說，均可與是書互相考證。卷末有牌記云：「萬曆甲辰仲秋詹氏西清堂梓。」詹氏爲書林中人，殆承爾曾之意而付梓，所謂「萬壽宮刻行」者，實指一事也。又按爾曾自序，稱其初名爾真，甲午始更名爾曾，甲午萬曆二十二年也。此事他處未見，因爲附錄於此。

楊爾曾序〔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³²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甲辰（1604）仲秋詹氏西清堂梓」刊本³³，卷一版心印有「草玄居」，有圖。王重民此篇提要，對

³² 參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宗教類》，頁412。

³³ 此書內封頁印有雙行大字「出像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中間印小字「唾玉山房發行」，又鈐有「西清堂發行不許翻刻」印文一枚。據此書卷末「萬曆甲辰仲秋詹氏西清堂梓」牌記，知書由詹氏西清堂刊行。



於《許真君淨明宗教錄》的刊刻緣由、時間、冊數、版式、內容及編者等，都記述得非常清楚。只是，王重民忽略了楊爾曾亦書書林中人。此外，王氏根據楊爾曾的序文，僅說明了楊爾曾於萬曆二十二年甲午（1594）由爾真改名爾曾之事，至於序文中其他與楊爾曾之內容，則未有進行相關考述的工作。《許真君淨明宗教錄》正文、目錄前有楊爾曾〈紀刻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事〉：

歲在昭陽協洽，予以齟齬從先大夫官於楚。無何，移於潁。不一歲而風波險惡，始以□計，先大夫□□悵鬱，嘆士路難者，誠不容狀貌也。居潁之日，予晝寢齋頭，恍一羽士，魁梧奇偉，修髯長目，冠碧玉，衣紫霞□。予起，曰：「曾乎，吾旌陽君也，鑒爾久矣，唯爾善而良，爾貌而揚，□□骨格，閩苑遺芳，爾淨爾明，爾□爾昌。」予斜矚之，光芒閃爍，無可仰視。俯首唯唯，俄然而覺。花枝傍午，□□夢之何從也。越□而英山侯以《淨明宗教全書》惠貺先大夫，予因是得以卒業……予時名爾真，迨甲午而更名爾曾，是一十三歷之前，都仙業已命予矣……予負都仙亦宏，無用是付之剗剛氏，以廣其傳。庶乎都仙不奪之鑒也，無有企都仙而不得其一者，予敢借是以爲之筏焉。時萬曆癸卯涂月錢唐弟子楊爾曾紀事。³⁴

從上引文字，可以更清楚知道詹氏西清堂刊行《出像許真君淨明宗教錄》的經過³⁵。楊爾曾於「昭陽協洽」，即萬曆十一年癸未（1583），以「齟齬」之齡³⁶，隨其父宦楚地，後又遷於

³⁴ 詳見楊爾曾校書：《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詹氏西清堂刊本）。

³⁵ 關於楊爾曾與《淨明宗教錄》的刊刻等問題，目前學界有王崗研究論文一篇可資參考，詳見氏撰：〈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頁367-377。

³⁶ 「齟齬」，即兒童更換乳齒之時。白居易〈戲兒詩〉曰：「齟齬七八歲，綺紈三四兒」，則齟齬指七、八歲之兒童。



穎³⁷，不足一年，其父經歷官宦風波，情懷悵鬱³⁸。在穎期間，楊爾曾午夢許旌陽與語，後英山侯又贈其父《淨明宗教全書》。今見北大圖書館藏詹氏萬曆三十二年（1604）西清堂刻本《出像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其中的楊氏草玄居刊本《許真君淨明宗教錄》，應即係楊爾曾據英山侯贈本《淨明宗教全書》校書刊行³⁹。楊爾曾的〈序〉文撰於「萬曆癸卯涂月」，即萬曆三十一年（1603）冬農曆十二月⁴⁰，而詹氏西清堂本則刊行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由《出像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內容可知，其中《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十五卷由楊爾曾校刊，而《淨明歸一內經》一卷則

³⁷ 楊爾曾〈敘刻海內奇觀〉亦說：「髻鬢從先大夫遊於筠、楚間，每經行名勝……先大夫顧余曰：『會心處政不在遠，吾家兩峰三竺不□濡足褰裳，便使人有凌雲意。』」詳見楊爾曾：《新鐫海內奇觀》，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7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是楊爾曾幼年即隨父官宦各地，先筠、楚，復至穎，後乃回「兩峰三竺」的杭州楊衙老家以編撰刻書終老。

³⁸ 王崗據楊爾曾〈紀刻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事〉一文，認為楊爾曾「暗示了其父科場不利」，然據楊爾曾的文字，應指其父仕途不如意，非指科場。詳見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頁375-376。

³⁹ 王崗認為「楊爾曾萬曆三十二（年）先在其夷白堂刊刻了《淨明宗教錄》，隨後同年他又在草玄居對之加以重刊。」詳見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頁370。由於王氏所述文字未加註文，不知據何得知楊爾曾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以夷白堂名義刊刻《淨明宗教錄》，復於同年以草玄居名義重刊。姑且暫記存疑。

⁴⁰ 王崗據楊爾曾〈紀刻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事〉一文，認為「萬曆三十一年（1603）或稍早，楊爾曾去到江西南昌西山這一許遜傳說和崇拜的中心而也同時是淨明道的祖庭。在那兒楊爾曾承擔起了一項從孩童時代起就對他意味深長的工作，那就是編輯和刊刻一部淨明道書集成。」詳見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頁369及註文15。據楊爾曾〈紀刻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事〉一文並沒有提到在萬曆年間前往江西南昌西山之事，不知王崗所言何據？



由「南畿水晶子撰」、「書林詹易齋梓」。王重民謂「詹氏爲書林中
人，殆承爾曾之意而付梓。」據以上的考述，應該是楊氏與詹氏
合作彙刊此書，復由詹氏西清堂名義出版發行，詹氏未必是「承
爾曾之意付梓」。值得注意的是，楊爾曾有自家的書坊，又早在萬
曆三十年（1602）刊刻了《仙媛紀事》，何故兩年後卻與詹氏西清
堂合刊此書，並交付西清堂發行？內裡原因，尙有待進一步探究。

此外，根據楊爾曾〈紀刻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事〉的文字，同
時也可以考證楊爾曾的生年約在萬曆三年乙亥（1575）前後。萬
曆十一年癸未（1583），楊爾曾以「齠齏」之時——約七、八歲之
齡隨父「宦於楚」；約一年後萬曆十二年甲申（1584）遷於穎，在
穎地楊爾曾夢見許旌君；而於萬曆二十二年甲午（1594），楊氏由
爾真更名爾曾。從萬曆二十二年（1594）上推「一十三歷」，據楊
氏所言，即萬曆十年（1582），又據「齠齏」之齡上推，則楊爾曾
生年約在萬曆三年乙亥（1575）左右。

（四）、《吳越春秋注》

上海圖書館藏有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楊氏草玄居刊本兩
種。原書未見。據上海圖書館網上公布的出版資訊云：「楊爾曾臥
龍山房，明萬曆 29 年（1601）⁴¹」，誤。葉德輝《書林清話》卷
五云：

武林馮念祖臥龍山房。萬曆丙戌十四年刻元徐天祐《吳越春
秋音注》十卷。見《天祿琳琅》八。德輝按：日後有牌記云：
「萬曆丙戌之秋，武林馮念祖重梓於臥龍山房。」後板歸楊
爾曾，丙戌改戊戌，馮名改楊名。二本吾皆有之。⁴²

⁴¹ 詳見上海圖書館古籍書目網址：<http://search.library.sh.cn/guji/>

⁴² 詳參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五〈明人私刻坊刻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9月），頁138。



從葉德輝的文字著錄可知，臥龍山房乃是杭州書林中人馮念祖的堂號，於萬曆十四年丙戌（1586）刊行元徐天祐《吳越春秋音注》十卷。後來書板歸屬同為杭州書林中人的楊爾曾，於是將時間改丙戌（1586）為戊戌（1598），又將馮念祖之名改為楊爾曾，由楊氏草玄居刊行。據葉德輝所言，楊爾曾於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1598）已重印此書，則上海圖書館藏「楊爾曾臥龍山房」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刊本，應該是後來的重印本⁴³。至於上海圖書館混淆「楊爾曾」與「臥龍山房」，因原書未見，推測可能是楊爾曾購歸馮念祖之書板後，僅更改時間與人名，而保留了馮氏原來的堂號。明清時期書坊之間互購書板，實屬平常之事。推測楊爾曾保留馮氏「臥龍山房」的堂號，一則當時杭州人士應知臥龍山房是馮氏堂號，購板印書之舉不致招人非議，保留原刊堂號，或可增加銷售；二則使人知道該書已由他在戊戌年（1598）重印；其三，楊爾曾亦是書林中人，購板重印之事，原屬商業行為，固不必非要一一刊列交待原由。當然，楊爾曾更不會想到在數百年後，別人會將馮念祖的「臥龍山房」歸屬在他名下。

三、楊氏夷白堂的編撰和刊刻

據《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一書，楊爾曾以夷白堂刊行有：楊爾曾編撰《海內奇觀》十卷；楊爾曾輯《圖繪宗彝》七卷；宋杜

⁴³ 王崗認為葉德輝將楊爾曾重刊本《吳越春秋音注》的年代定為萬曆二十六年（戊戌，1598），與上海圖書館藏本在時間上有出入。詳見王崗：〈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頁373，注文35。然而，以葉德輝在版本目錄學上的造藝，誤定刊刻年代的機會較微！何況，葉氏還說「二本吾皆有之」，因此不可能出現誤定書籍年代的情況。唯一合理的情況，是楊爾曾購得馮念祖的藏板後，不止重刊一次。



道堅《文子續義》十二卷⁴⁴；高正臣輯《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李枳《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十五卷、《淨明歸一內經》一卷⁴⁵。除此以外，據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一書，知楊爾曾又刊刻「羅本編次《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二十四卷（巾箱本）⁴⁶」。

另外，夷白堂尚刊有《食物本草》三卷，則鮮為人知。以下依次略作考述。

（一）、《海內奇觀》

此書為楊爾曾自行編撰，由夷白堂刊刻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海內外各大圖書館藏本頗多。今有《續修四庫全書》據鄭振鐸舊藏明萬曆夷白堂刻本影印⁴⁷。正文前有高安陳邦瞻〈海內奇觀引〉、錢塘葛寅亮〈海內奇觀序〉、新安方慶來〈海內奇觀題語〉、楊爾曾〈敘刻海內奇觀〉。又次有楊爾曾所撰〈凡例〉十三條，目錄、〈大明一統圖賦〉等。全書十卷，每半葉十行，行二

⁴⁴ 瞿冕良謂宋杜道堅《文子續義》十二卷為楊爾曾夷白堂刊本，誤。楊氏夷白堂刊本乃《文子合注》十二卷，《文子續義》由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錄出。詳見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九，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第9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88-189。

⁴⁵ 詳參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頁131。上引瞿氏所列「李枳《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十五卷、《淨明歸一內經》一卷」，已見上文草玄居刊《許真君淨明宗教錄》一書。楊氏夷白堂刊本《許真君淨明宗教錄》未見，是否與「李枳」有關，有待尋訪原書查證。

⁴⁶ 參見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附錄一〈明代坊刻小說目錄〉（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0月），頁377。

⁴⁷ 詳見楊爾曾撰：《新鐫海內奇觀》，《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721冊，頁341-510。



十四字⁴⁸。依次介紹五嶽、孔林、黃山、西湖、天台山、武夷山、瀟湘、峨嵋山、廣西、雲南諸名山大澤。卷十後附錄「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海上仙山」、「海上十渚」等名考。正文頁署有「錢唐臥遊道人楊爾曾輯」、「新安遊五岳道人方慶來校」。該書由錢塘陳一貫繪圖、新安汪忠信鐫版⁴⁹。

鄭振鐸曾購藏此書，並題記云：

此書余在北平曾見一部，未留下。近編「版畫史」，思得一本，而上海各肆均無之……明人輯名山游記者有都玄敬（穆）何振卿（鑑）諸人，而其書皆不附圖。名山記之有圖，蓋自爾曾此書始。圖為錢塘陳一貫繪，新安汪忠信鐫，

⁴⁸ 此書於明末尚有豹變齋據夷白堂版片挖補重印一種，原「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現台灣故宮博物院收藏。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戰期間，北平圖書館藏書曾轉交美國國會圖書館暫藏，當時曾拍攝微卷。此書圖文行數俱與夷白堂本相同，唯間有文字挖改。扉頁中間改題「宇內奇觀」；右方改題「陳眉公先生彙輯」，下有鼎形印文「金日主印」四字；左方有印文「天下名山勝景圖畫」，下刻「豹變齋發行」。原夷白堂本陳邦瞻〈海內奇觀引〉文字不易，僅挖改署名為「雲間陳繼儒書」，留存錢塘葛寅亮〈海內奇觀序〉，刪去新安方慶來〈海內奇觀題語〉、楊爾曾〈敘刻海內奇觀〉。復又保留〈凡例〉十三條，末題「雉衡山臥遊道人楊爾曾識」，挖去「夷白堂」及「錢塘陳一貫繪」、「新安汪忠信鐫」等字。正文頁題署挖改為「雲間白石山人陳繼儒定」、「錢塘臥遊道人楊爾曾輯」。全書將原夷白堂版心下方刊刻的「夷白堂」三字挖除，僅餘卷八「峨眉山圖」版心下方存留「夷白堂」，顯然是匆忙之間忽略所致。據豹變齋刊本之挖補文字重印工作，疑楊爾曾於明末後期（或楊氏身亡後），夷白堂藏版曾轉賣予其他書坊。詳見明豹變齋重印本《海內奇觀》（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關於豹變齋挖補重刊本《海內奇觀》之面貌，請見文末附錄之書影。

⁴⁹ 此書有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二作內容提要。詳參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附錄一卷，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第927冊影印光緒辛丑錢唐丁氏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03。



甚精雅，惟尙微具粗獷氣。崇禎間無名氏《天下名山勝概記》出，則其圖漸趨細致纖弱矣。此書「說」皆出爾曾手筆，不類他書之專集昔人游記也。⁵⁰

從鄭振鐸的文字，可知他購藏此書後，曾細心閱讀，對此書之版畫評價很高，並評鑑「名山記之有圖」，始自楊爾曾《海內奇觀》一書。鄭振鐸又謂書某某「說」皆出自楊爾曾手筆，無從一一稽考。然查《海內奇觀》卷四有〈詠錢塘十勝〉、〈五雲六景〉，包括：〈六橋煙柳〉、〈冷泉猿嘯〉、〈北關夜市〉、〈蘇堤曲院〉、〈東海朝暎〉、〈九里虬松〉、〈孤山放鶴〉、〈浙江秋濤〉、〈虎跑泉湧〉、〈放生嘉會〉、〈鹿岩看雲〉、〈龍池松雨〉、〈靜軒對雪〉、〈仙塢樵歌〉、〈閑亭候□〉、〈禪堂夜月〉等共十六首詩。其中〈東海朝暎〉、〈冷泉猿嘯〉、〈浙江秋濤〉、〈北關夜市〉、〈孤山放鶴〉、〈九里虬松〉、〈六橋煙柳〉等七首詩，均見載於《康熙錢塘縣志》⁵¹，惟《縣志》題無名氏〈十詠詩〉⁵²。查《縣志》所錄〈十詠詩〉均見於郎瑛《七修類稿》⁵³。郎瑛是弘治、正德、嘉靖年間人，又屬杭州人士，所著《七修類稿》，楊爾曾或曾閱讀，或據以援引文字，亦屬常理之事。因此，疑《海內奇觀》此處所錄詩歌，直接源自《七修類稿》。《海內奇觀·凡例》第四云：「圖摹名筆，說自

⁵⁰ 詳參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海內奇觀〉，《西諦書話》上冊，頁328。

⁵¹ 其中〈孤山放鶴〉、〈九里虬松〉兩首，《康熙錢塘縣志》作〈孤山霽雪〉、〈九里雲松〉，除一二字存異外，餘皆相同。詳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四，清魏(山原)修、裘璉等纂：《康熙錢塘縣志》卷之三十五(上海：上海書店，1993年6月)，頁633。

⁵² 餘下三首未見於《海內奇觀》的詩，分別為〈西湖夜月〉、〈雲石樵歌〉和〈兩峰白雲〉。

⁵³ 詳見郎瑛：《七修類稿》卷三十一「詩文類」，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明清筆記叢刊》第2種(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月)，頁479-481。



臆裁。其間詩詞，祇借筆名公揮灑，前人佳製，恐蹈指名之譏，概不直書姓字。」由此觀之，確是事實。

(二)、《圖繪宗彝》

此書刊於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上海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均有度藏。原刊本未見。近代日本學者西川寧、長澤規矩也曾據和刻翻印本影印出版⁵⁴。書內封頁題「圖繪宗彝」，左右兩旁各印「合併諸名公畫譜筆法口訣俱全」、「武林楊衙夷白堂精刻不許番刊」。次有「萬曆丁未（1607）秋仲之□錢唐雉衡山人楊爾曾題」〈敘圖繪宗彝〉，敘末另題雙行「新安沖寰蔡汝佐繪」、「玉林黃海寵鑄」。正文均題「武林楊爾曾字聖魯輯」，版心下刊印「夷白堂」。全書七卷，每卷刊有目錄與內容：卷一人物山水、卷二梅花、卷三翎毛花卉、卷四竹葉枝幹、卷五蘭花、卷六獸畜虫魚、卷七繪畫源流⁵⁵。

玉林黃海寵，疑與玉林黃德寵同屬一人。黃德寵，又名黃寵，字玉林，徽州新安虬村第二十六世，為名刻工黃鑾之子，生於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遷蘇州，卒年不詳⁵⁶。黃德寵於萬曆三十年（1602）已和楊爾曾合作鑄刻出版《仙媛紀事》，此是目前知見兩人的第二次合作。據此，知黃德寵又有「海寵」一名。至於繪圖的「新安沖寰蔡汝佐」，亦是當世名家。蔡汝佐，字元勛，號

⁵⁴ 詳見西川寧、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書畫集成》第五輯《圖繪宗彝》。

⁵⁵ 卷七標目為筆者自擬。原目錄為：「〈敘畫源流〉張彥遠、〈論製作規模〉郭若虛、〈畫訓〉郭熙、〈畫意〉郭熙、〈畫題〉郭熙、〈畫格拾遺〉郭熙、〈論畫〉、〈畫記〉韓愈」等。詳見西川寧、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書畫集成》第五輯《圖繪宗彝》卷七。

⁵⁶ 參見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11月），頁149-150。



沖寰，生卒年不詳。善畫人物、山水、花卉、梅竹……尤工詩意圖，亦能刻版畫。曾與丁雲鵬繪《唐詩五言畫譜》，陳繼儒《六合同春》、《丹桂記》插圖，皆出其手⁵⁷。

(三)、《文子合注》

明萬曆楊氏夷白堂刊十二卷本未見。據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九云：

《文子合注》十二卷明刊本

舊題默希子徐靈府、正儀子朱弁、南谷子杜道堅合注。乃明天啓乙丑浙中楊爾曾所刊本也。前有莆田黃鳴喬刻〈序〉稱：「吳中舊刻《文子》僅十餘葉，雲閒潘氏輯略較之倍蓰。近得默希子本，始覩其全，迺靈府注本也。門人楊生忽以全書附郵筒至，微余片言以弁卷首，迺默希子、正儀子、南谷子三家合注也。昔以不覩全書爲憾，今喜獲其全而并得其注，三子謂非《文子》之功臣乎！」此乃黃氏既見，徐注本又見合注本也……此本洵足寶貴矣，未可以明人所刊而遐棄之也。卷首載有徐氏原〈序〉，又有杜氏原〈序〉，吳全節、黃石翁二〈序〉，俱聚珍本所不載。又有〈文子考〉，或即爾曾所作耳。⁵⁸

從《鄭堂讀書記》可知楊爾曾彙集三家合注本，刊《文子》十二卷。周中孚不以明人刊本而「棄之」，並云「洵足寶貴」，殆非溢美之言。《鄭堂讀書記》引黃鳴喬〈序〉，由是得知黃氏乃楊爾曾的老師。黃鳴喬，生卒不詳，「明福建莆田人，字啓融，號大

⁵⁷ 參見劉景龍、胡家柱主編：《安徽歷代書畫篆刻家小傳》（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頁352。

⁵⁸ 詳見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九，《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第925冊，頁188。



寰，萬曆三十二年進士（1604），曾任番禺縣令。⁵⁹黃鳴喬與楊爾曾師生之緣始於何時，仍有待探索。

（四）、《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

此書未見明刊本。天津市人民圖書館藏有清抄本，有丁丙〈跋〉文，未見。

今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可查⁶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六集部三十九云：

《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高正臣編。所載皆同人會宴之詩……所云：「連姍帝室，寓居洛陽」皆與諸序語合，似非無據。未又附《香山九老會詩》一卷，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考宋鮑慎由，字欽止，括蒼人，元祐六年進士，著有《夷白堂集》，此或慎由所刊歟！

所謂卷尾有「夷白堂重雕」，應即明萬曆間楊爾曾夷白堂重刊本，因此書宋元以前未見著錄，所以斷不致如四庫館臣之言乃是唐高正臣編輯、宋鮑慎由刊行本。湯華泉即考證認為「此書卷尾之『夷白堂』當屬明錢塘人楊爾曾。」又謂：「此書將三次宴集所作分開，各成一卷，名之曰《三宴詩集》。明代書賈喜剽襲前人著作，或割取，或重編，題以新名，以為奇貨，此即為一例。……此書的基本材料來自《唐詩紀事》，明人（或即楊爾曾）加以分卷重編，並且對小傳進行了修改（如科第稱謂），又附錄了兩則紀事，制造了一部唐人編唐集以炫世射利。……按《香山九老詩》亦不

⁵⁹ 詳見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頁531。

⁶⁰ 詳見高正臣輯：《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第1332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見稱錄於宋元及明前期文獻……編刻於一帙，即知其為同一書賈所造。⁶¹」所論甚是。

(五)、《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

楊爾曾萬曆間夷白堂刊本未見。據劉世德〈羅貫中籍貫考辨〉一文，知此書藏於日本慶應大學圖書館，二十四卷⁶²。未見影印本傳世。日本《三國演義》研究專家中川諭先生、上田望先生均有專門研究論述。原書二十四卷，存卷二、四、五至十一、卷十四至二十四，各卷卷首有「武林夷白堂刊」，卷二十一卷首書名下又有「徽郡原板」等字。書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未著錄⁶³。

(六)、《食物本草》

此書知見僅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⁶⁴。今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據原書影印出

⁶¹ 詳參湯華泉〈關於四庫著錄的《高氏三宴詩集》版本編者問題〉，原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6年第3期)，收入氏著《唐宋文學文獻研究叢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頁233-235。

⁶² 詳參劉世德：〈羅貫中籍貫考辨〉，《文學遺產》(1992年第4期)，頁87及註文1。

⁶³ 關於《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一書之版本，可參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の研究・序論〉(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12月)，頁20；上田望：〈「三國演義」版本試論——通俗小説の流傳に関する一考察〉，《東洋文化》(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12月)，頁153。至於夷白堂本《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與各本《三國演義》之關係，可參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の研究〉第二章第五節，頁141-157。

⁶⁴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三卷本《食物本草》，承蒙友人程芸教授代為複印膠卷資料，於此特表謝忱。



版，並著錄云：

《食物本草》三卷，明夷白堂刻巾箱本。三冊，半冊六行十四字，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框高十一點三釐米，寬六點六釐米。題「夷白堂主人校刊」。前有谷中虛〈序〉……夷白堂，爲萬曆間杭城書肆，其主人即楊爾曾，字聖魯，自號雉衡山人，又號夷白主人。……《四庫全書總目》未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現存本草書錄未著錄》。日本內閣文庫有江戶時代寫本，題「清夷白堂主人校，江戶寫」。

65

據上引提要文字，遠藏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食物本草》確是明萬曆間楊爾曾夷白堂刊行無疑。而在日本內閣文庫又藏有江戶時代寫本一種，卻題「清夷白堂主人校」，「清」字是否指「清朝」？還是抄寫筆誤？因內閣文庫藏本未見，兩本之間有否存在差異性？仍有待未來繼續訪查探究。

四、楊氏武林人文聚、

泰和堂的編撰和刊刻

除上文已知的「草玄居」四種刊本，「夷白堂」六種刊本外，楊爾曾還與「武林人文聚」和「泰和堂」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一直未爲太多小說與明代出版業的學者所注意。據筆者研究推測，此兩家堂號，應該也是楊氏用作刊書的堂號。

⁶⁵ 詳見〈食物本草提要〉，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第21冊（北京市：商務印書館；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一)、武林人文聚

今知見明武林人文聚刊本僅有《韓湘子全傳》一種，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山東大學圖書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等地，原書未見。今所見有《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明天啓三年癸亥(1623)金陵九如堂刊本⁶⁶。據《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著錄「武林人文聚」本版式云：「武林人文聚藏板本，圖十六葉，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⁶⁷，以之與金陵九如堂本對比，正文半葉行字相同，惟九如堂本圖有三十一幅，略有差異。

九如堂本有天啓癸亥季夏朔日煙霞外史題於泰和堂的〈敘韓湘子〉，正文題「錢塘雉衡山人編次」、「武林泰和仙客評閱」。則書為楊爾曾編撰無疑。楊爾曾既為書肆主人，又在錢塘編撰的小說，理應在當地刊行。如據前文考述，楊爾曾約於萬曆三年(1575)出生，至天啓三年(1623)，不足五十歲。因此，很有理由懷疑「武林人文聚」，實即楊爾曾用作刊書的另一堂號(詳見下文考述)。《韓湘子全傳》最早應由「武林人文聚」刊行，後來才售版金陵九如堂，九如堂依照原版又補刻刊印⁶⁸。此一情形，與上文考述豹變齋挖補重印夷白堂刊本《海內奇觀》的情形近同，疑楊爾曾身故後，其書坊原刊藏之版片，由其他書坊主購去並挖補重印。

⁶⁶ 詳見雉衡山人編次：《韓湘子全傳》，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⁶⁷ 詳見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韓湘子全傳三十回」條(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頁103。

⁶⁸ 王若曾撰文考述九如堂本《韓湘子全傳》即據「武林人文聚」本於清康熙年間進行補刻印行。詳參王若：〈《韓湘子全傳》九如堂本疑非明刊〉，《讀書》(1990年第5期)，頁149-150。



(二)、武林泰和堂

泰和堂刊本小說，有《新鐫東西晉演義》十二卷五十回本。書有雉衡山人題〈東西兩晉演義序〉，正文題署「武林夷白堂主人重修」、「武林泰和堂主人參訂」，正文十行，每行二十二字⁶⁹。楊爾曾在序中謂編撰此書基於泰和堂主人之邀，而當時他已「顛毛種種，仕路猶賒」，因此在主人力邀下應允編撰此書。然而，據上考述可知，楊爾曾本身即為書肆主人，其序中所謂受泰和堂主人邀請編撰小說之事，恐怕未必屬實，很有可能是他自解之詞而已。

此書應刊行於萬曆四十年（1612）之前⁷⁰，當時楊爾曾不足四十歲，所謂「顛毛種種」，按情理推測，似乎不大可能。至於「仕路猶賒」，則是楊氏的寫實之詞。

從以上對於武林人文聚刊本《韓湘子全傳》、武林泰和堂刊行《新鐫東西晉演義》二書的考述，可知煙霞外史的〈敘韓湘子〉題於泰和堂，又有「武林泰和仙客評閱」；而泰和堂刊本《新鐫東西晉演義》正文則題署「武林夷白堂主人重修」、「武林泰和堂主人參訂」。據此，可以間接得出以下結論：

一、「評閱」《韓湘子全傳》的「武林泰和仙客」與「參訂」《新鐫東西晉演義》的「武林泰和堂主人」應是一人無疑。

⁶⁹ 詳見《東西晉演義》，《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據北京圖書館、中國藝術研究院傅惜華舊藏兩種影印）。又據《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云：「崇禎間武林刊本，寫刻。圖五十葉，每葉二圖，共一百幅。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詳見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頁52。是《古本小說集成》所據北京圖書館影印本，即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明崇禎間武林刊本。

⁷⁰ 詳參龔敏：〈《東西晉演義》與《東西兩晉志傳》關係考〉，《東華人文學報》第十二輯，頁151。



二、夷白堂既是楊爾曾刊行書籍的堂號，而《韓湘子全傳》、《新鐫東西晉演義》又是楊爾曾編撰，則夷白堂、泰和堂與武林人文聚和楊爾曾之間關係之密切，昭然若揭。

三、若然夷白堂、泰和堂與武林人文聚並非楊爾曾自己的堂號，那麼如何解釋，既擁有書坊刊行書籍的「武林夷白堂主人」——楊爾曾，在「重修」《新鐫東西晉演義》後，為何會交付同為「武林」書坊的「泰和堂」刊行？

從以上輾轉的推論可以知道，武林人文聚與泰和堂應該亦是楊爾曾用作刊書的堂號。至於武林泰和堂主人、武林泰和仙客等，應該亦是楊爾曾用作刊書時的別號。

由以上推論確定武林泰和堂也是楊爾曾用作刊書的堂號後，可以再對其他泰和堂刻本作一考述。目前知道泰和堂刊本書籍度藏中國大陸各地圖書館者尚有八種，茲依次略述如下：

一、《太醫院增補青囊藥性賦直解》四卷，上欄十五行十字，下欄十五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邊，藏中醫研究院。未見，待訪。

二、《鄧子》一卷，明孫礦評。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明方疑編，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書無序文，扉頁右上刊小字「孫月峯先生評定」、中刊大字「鄧子」、左下刊有「泰和堂藏板」⁷¹。

三、《黃石子素書》一卷，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明方疑編，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無序文，扉頁右上刊小字「白雪齋點定」、中刊大字「黃石子」、左下刊有「泰和堂藏板」。

⁷¹ 編號第二至第七等六種泰和堂刊本書籍，承蒙中國藝術研究院劉靜副研究員代為查閱並拍攝書影，於此特致謝忱。2010年8月4日，筆者在劉靜副研究員的幫助下，於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親自查閱了上述的六種書籍，對泰和堂的版本敘述又進行了增補的工作。



四、《公孫子》一卷，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明方疑編，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無序文，扉頁右上刊小字「白雪齋點定」、中刊大字「公孫子」、左下刊有「泰和堂藏板」。

五、《於陵子》一卷，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明方疑編，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無序文，扉頁右上刊小字「白雪齋點定」、中刊大字「於陵子」、左下刊有「泰和堂藏板」。

六、《鬼谷子》一卷，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明方疑編，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無序文，扉頁右上刊小字「白雪齋點定」、中刊大字「鬼谷子」、左下刊有「泰和堂藏板」。

七、《尹文子》一卷，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明方疑編，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無序文，扉頁右上刊小字「白雪齋點定」、中刊大字「尹文子」、左下刊有「泰和堂藏板」⁷²。

八、《劉子》二卷，北齊劉晝撰，唐袁孝政注，明孫礦評，藏上海圖書館，未見，待訪。

以上第一種和第八種泰和堂兩種刊本，因未見原書，不知是否有楊爾曾序文等文獻資料，尙有待繼續訪查補足。

此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新刻東坡禪喜集》九卷，宋蘇軾撰，明楊爾曾校書，潭陽熊玉屏刻本。此書未見⁷³。

⁷² 泰和堂另有《尹文子》二卷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藏華東師範大學大學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二卷本行數與一卷本同，唯字數存異。兩種版本刊刻的先後問題，有待查考。

⁷³ 此書台灣故宮博物院亦有藏本，原書未見，承蒙友人林仁昱兄代為訪書並複印部份材料，知此書無楊爾曾序跋文字。對於林仁昱兄之幫助，謹致謝忱。



五、結語

明代萬曆時期錢塘小說家兼書坊主人楊爾曾，是一位身兼編撰者與出版家的重要人物。過去學術界的研究一直著重於楊爾曾的兩部小說——《韓湘子全傳》、《東西晉演義》，除一二學者從版本、目錄、版畫和宗教方面略作著錄與研究以外，我們對於楊爾曾的編撰和刊刻工作，真的知道得太少。

本文主要從文獻考究方面探討楊爾曾編輯、著述、出版書籍等問題，無意於楊氏刊行的書序中，發現可據以推測楊爾曾生年與家世等材料，希望有助於未來繼續研究楊爾曾與錢塘書坊的問題。目前知見楊爾曾以草玄居名號刊行了四種書籍，以夷白堂刊行了六種書籍，以武林人文聚刊行了《韓湘子全傳》，以泰和堂刊行了九種書籍，合共有二十種之多。此二十種書籍，有子部，有醫書、有小說、有繪畫、有山水、有宗教，也有詩歌，出版題材十分多源。相信這些書籍，只是楊爾曾一生編撰、刊行書籍的部份而已，未來希望會有更多的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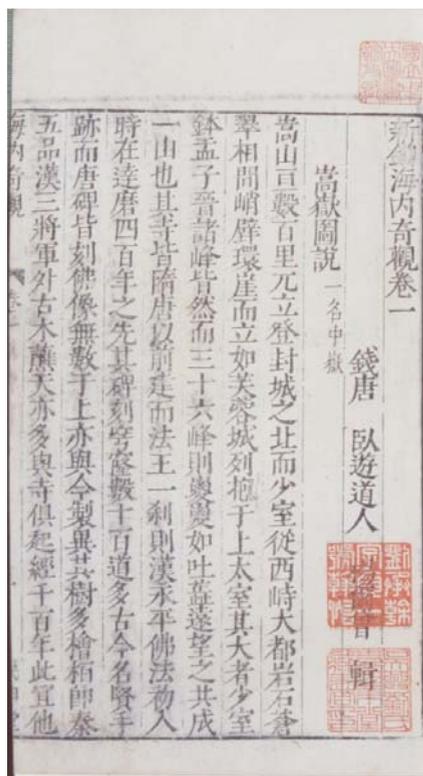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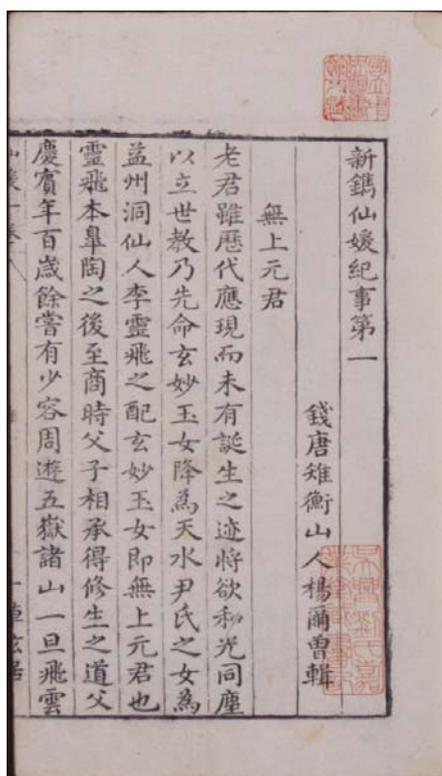
此外，從豹變齋重印楊氏夷白堂本《海內奇觀》，以及金陵九如堂重印武林人文聚本《韓湘子全傳》等兩個案例來看，有理由懷疑楊爾曾身故後，其書坊經營與刊書版片逐漸凋零散落，而由其他書坊主人購置挖補重印。儘管，這些都是中國古代出版業常見的一種狀態，行文至此，不免仍心存一些感慨。

附記：本文於會議期間，承蒙講評人台灣學者張錫輝先生、與會台灣學者許建崑先生指正謬誤。又蒙日本學者大木康先生、台灣學者林宜蓉女士惠寄相關研究資料，補正原文之不足。對於各位學者的指正與幫助，於此深表謝忱。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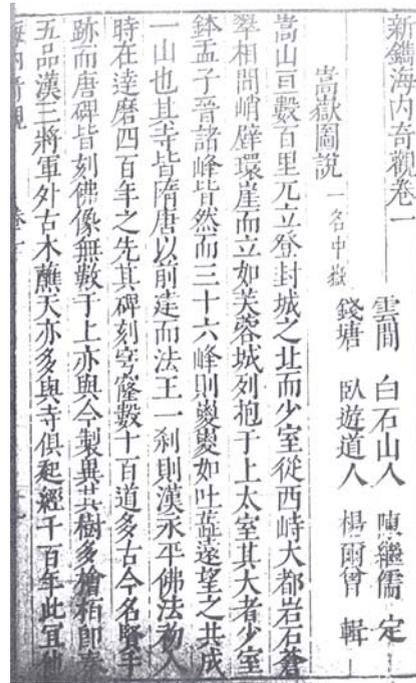
(一) 草玄居刊本《仙媛紀事》 (二) 夷白堂刊本《海內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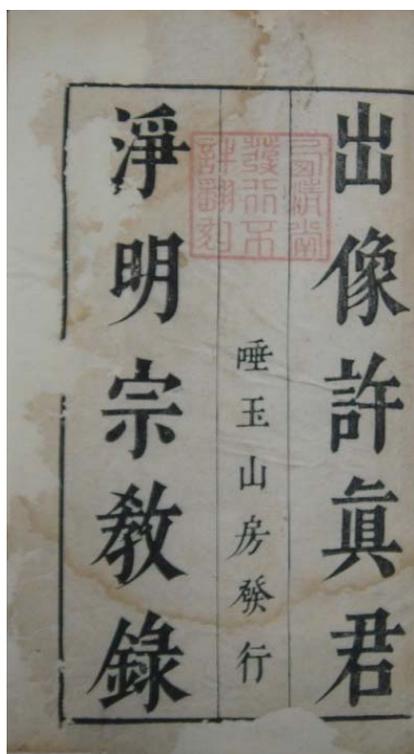
(三) 明豹變齋重刊本
 《海內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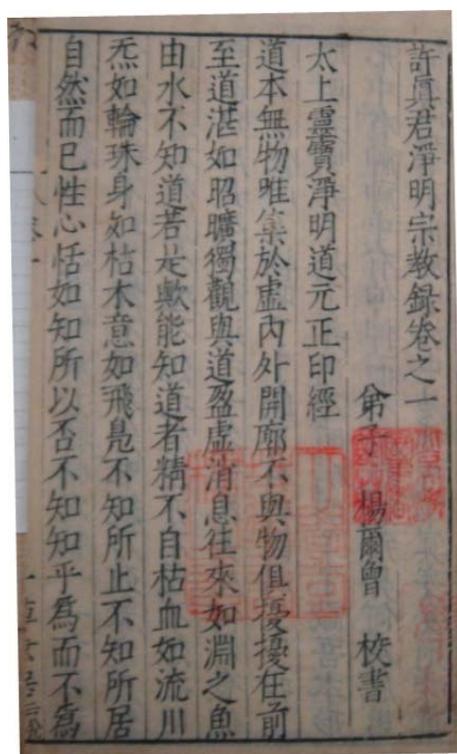
(四) 明豹變齋重刊本
 《海內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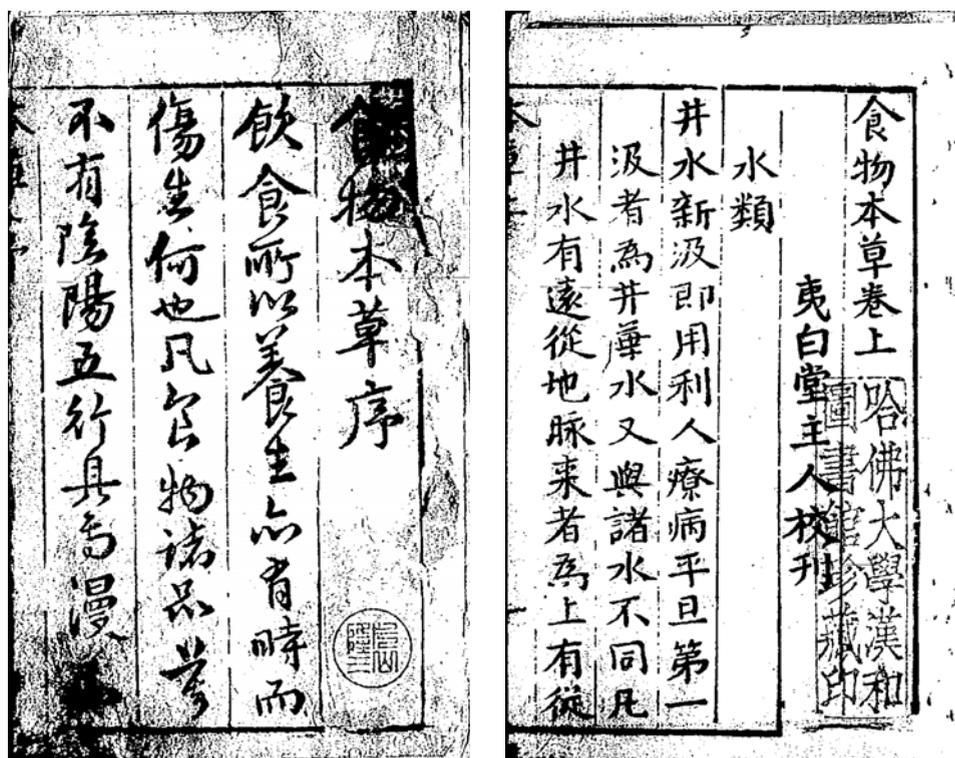
(五) 詹氏西清堂刊本
《出像許真君淨明宗教錄》



(六) 詹氏西清堂刊、楊氏草玄居本
《許真君淨明宗教錄》



(七)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楊氏夷白堂刊三卷本《食物本草》



(八)日本慶應大學藏明萬曆夷白堂刊《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
 (轉引自上田望〈「三國演義」版本試論——通俗小説の流傳に関する一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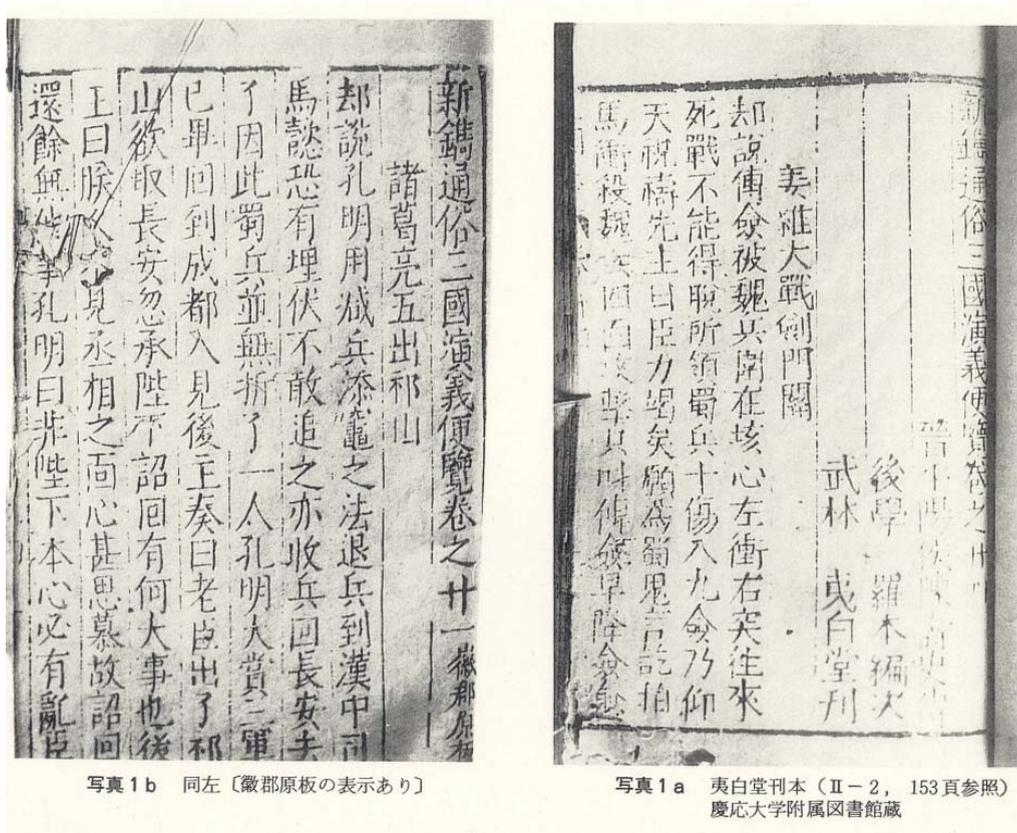


写真 1b 同左〔徽郡原板の表示あり〕

写真 1a 夷白堂刊本 (II-2, 153頁参照)
慶應大学附属図書館蔵



(九) 泰和堂刊《鄧子》



(十) 楊氏泰和堂刊《黃石子》



補記：論文在匿名審查過程中，又承蒙兩位專家學者提供良善積極的學術意見，使文章得以進一步補充修訂，特此致謝。

